

真情驿站
 henqingyizhan

种石记

□崔如坤

我的家乡在山东郓城，“梁山一百单八将，七十二名在郓城”的老话，打小就听长辈们念叨。宋朝时，这里还是八百里水泊的腹地，后来黄河改道淤积出一马平川，邻县的梁山便成了平原上最鲜明的坐标——晴好的日子里，站在农家院的土坯屋顶上，三十多里之外的山峦轮廓分明，连岩石的纹路都能看得真切。

20世纪90年代初的鲁西南农村，日子过得像村口的老井，沉静又清贫。父母守着几亩薄田，春耕秋收的轮回里，老黄牛拉犁的蹄印印满田垄，石碾压麦的声响碾过晨昏，几只老母鸡下的蛋，是换油盐的微薄生计。这些撑起了一家人平淡却安稳的时光。土坯房四壁空空，电视、电话都是遥远的“稀罕物”，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辆褪色的大金鹿自行车，我们叫它“洋车子”，是母亲的嫁妆。车把上的金属铃铛，一声清脆便能荡过半个村子，惊起炊烟里的鸟雀。那时我从没去过县城，最热闹的去处，便是跟着长辈赶

乡镇市集，或是凑每年寥寥几次的庙会，看耍把戏的、卖糖人的，就能开心一整天。

童年的乐趣，多半藏在那方洒满阳光的屋顶上。我家的院子在村子东北角，墙头外的杨树树枝叶婆娑，屋后头的小河潺潺流淌。白日里，躺在晒得暖烘烘的茅草上，看白云从梁山那边慢慢飘过来，看原野里绿得晃眼的庄稼；夏夜尤其惬意，卷一张草席铺在屋顶，伴着蛙鸣蝉噪乘凉，数夜空中的繁星，直到眼皮打架。梁山看久了，爬山的念头便像野草般疯长，总缠着父母去。可农忙时节，父母的脚步从早到晚离不开田地。被我缠得没法，母亲便坐在炕沿上，笑着哄我：“傻孩子，咱种石头呀。把小石头埋进土里，等它破土发芽、长成大山，你就不用跑那么远了。”

农村孩子的心透亮纯粹，竟真的把母亲的话当了真。恰好邻居翻修房子，胡同口的沙堆里藏着不少形态各异的小石块，我蹲在地上挑拣了半天，选了些圆润光滑的，像揣着珍宝似的捧回家。院

子一角是拴老黄牛的地方，堆积的牛粪黑黝黝的，在我眼里，那是滋养万物的好肥料，石头种在这里，定能快快长大。我找来小铲子，小心翼翼地扒开牛粪，挖了个浅浅的坑，把石头一颗一颗放进去，再用泥土轻轻盖住。此后每个放学的黄昏，我都要跑过去看几遍，盼着能冒出小山的“芽”来。

日子在日出日落中悄悄溜走，石头终究没能发芽，我却在日复一日的期盼中渐渐长高，爬梁山的执念也慢慢淡了。如今想来，那不过是母亲情急之下的温柔谎言，可每当忆起“种石”的往事，母亲的身影便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。母亲一辈子操劳，田里的活计，家里的琐事，压得她喘不过气，也落下了一身病痛。夜里，常能听见她因难受而翻来覆去的声响，可天还未亮，她又会准时扛起锄头下地。十六年前的秋收，父亲在附近砖瓦窑厂上班，母亲独自在玉米



长河浪花
 hanghelanghua

致未赴约的雪

□刘兰勇

为了一句承诺
 我等了你整整一个冬天
 梦中的白衣女子
 且醉且歌
 舞动的全是无雪的黄昏

没有你的日子
 有一种被骗的感觉
 让一滴泪在酒壶里
 被慢慢煮热
 再慢慢冷却

孤独的小屋内
 滋生的那些形容词
 为自己的心不在焉
 而无地自容

你不会再来了
 我想一定还会有人
 像我一样
 不愿睡去
 听你洁白的声音
 在彼此的心路间传递

冬天的树(外一首)

□秦闪云

光溜溜的枝桠
 像迷了眼的二大爷
 缩在南墙根
 枝桠上薄霜
 一如二大爷的白胡子
 还没来得及梳理
 就被北风吹乱了
 叶子是不是吹着口哨
 跟风走了
 小鸟是不是驮着暖阳飞了
 虫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
 只有树顶的那窝鸟巢
 还有点暖意
 像被谁遗忘的毡帽

一只溜达鸡

街上空空，一只鸡踱着
 方步，在街上溜达
 没有虫子吃
 它就啄卷边的枯叶
 它就叨咯牙的石子
 甚至吞下散落在边的坷垃
 谁家柴门打开
 一把菜刀向那只鸡飞去
 鸡知道，他家的单身主人
 又给那个常来的媒人
 准备下酒菜了

四季恋歌
 ijiliange

故乡的雪景

□侯凌肖

大雪节气刚过，盼雪的诗文如井喷式“涌现”，充斥着手机屏幕，大有“欲把诗催雪，先将酒送寒”的急切。人们企盼降雪的心情，也勾起我对故乡雪景的回忆……

故乡的雪景是迷人的。每当季节轮回到冬季，总企盼着“雪姑娘”的来临。我喜欢漫天飞舞的雪花，那六瓣式晶莹、洁白的“精灵”，从铅灰色的高空纷纷扬扬飘飘洒洒而来，轻轻柔柔地，如鹅毛般漫天飞舞，又如棉絮般无声无息地飘落地上。顿时，喜悦的心情便油然而生，并被一片片雪花的降临而包围，身心倍感温暖、亲切和欣慰。

不久，你就会被那迷人的景致所陶醉，只觉得瞬间，积雪便把大地万物

勾勒得黑白分明，房子上白了，地上白了，树上也白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忆起唐朝诗人岑参的传世佳句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触景生情，会让人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和陶醉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纯真年代，岁月虽然艰难困苦，但冬雪却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

早晨，麻雀的叫声唤醒了熟睡的孩童，听大人说下雪了，便一骨碌爬起来，麻利地将棉裤棉袄武装在身，顶着雪花窜出院落。“外面太冷！”母亲的叮嘱被抛在了身后，孩子们在胡同里扯着嗓子呼朋唤友，三五成群聚在一起，在雪地上追逐、嬉戏、打闹，身后洒下串串欢声笑语。看来，大雪并没有封住孩

童们贪玩的天性。他们有的打雪仗，有的堆雪人，有的滚雪球，还有的用爆竹炸积雪。尽管小手冻得通红，脸蛋冻得发紫，但仍玩得起劲，直到大人呼喊或揪着耳朵回家，才悻悻地离去。

空旷的田野，早已白雪皑皑。远眺美景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浮想联翩。啊！冬天的田野是多么迷人，多么壮美，多么令人神往！

在田野里踏雪而行，偶尔发现，有窄长的麦苗从雪地里挣扎着伸向天空，它时而在寒风中摇曳，时而抖动，尽情地展示着它那绿色的顽强生命力。大雪，为小麦过冬积蓄了水分，消灭了病虫害。农民对大雪的到来，是激动与欢喜的，他们望着漫天飘洒的飞雪，会深情地张

开手臂，仰面迎接那“精灵”的亲吻，从内心发出由衷的赞叹：“好啊！瑞雪兆丰年，明年又是一个好收成！”

雾凇与冰挂，也是冬天特有的景致。河道两旁的垂柳，黄叶落尽的长长柳条上，雾气凝结成细微的冰凌，挂满了树冠，枝条洁白如玉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金光闪亮。一阵寒风吹来，下垂的金枝玉条随风摇曳，像婀娜多姿的舞女舒展的衣袖，动感之美让人惊艳。此时此景，怎不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！

时间一晃，我离开家乡已近五十年。蜗居城市一隅的我，倍感冬季天气变暖。也许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地球温室效应吧，如今冬季鲜见像样的大雪美景，这难免让人心生遗憾！